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8)02-0101-05

解读劳伦斯诗歌《灵船》中“死亡”之意象

丁礼明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劳伦斯一生创作的诗歌颇多. 在诗集《最后的诗歌》中他对“死亡”意象的专注尤其引起后人的重视.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最后的诗歌》中颇具代表性的“死亡”主题的诗作《灵船》做一些具体分析, 主要从语言层面、意象层面和意蕴层面全面而系统地解读劳伦斯诗歌《灵船》中“死亡”意象与宗教和社会现实等的内在关系, 以期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劳伦斯诗歌创作的整体思想和意图.

关键词: 劳伦斯; 意象; 死亡; 内在关系; 意图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戴·赫·劳伦斯在英国文学领域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在他擅长的长篇小说方面著述颇多,《儿子与情人》等都是当下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 在诗歌方面的创作近年来也逐渐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 其中对他诗歌内在结构和创作理念方面的研究是有目共睹的. 潘灵剑的《劳伦斯诗歌创作散论》是最好的佐证. 他通过对劳伦斯诗歌中多元形式话语的创造, 诗与诗人的互文并联和游离性以及死亡意识的三方面研究提出了许多前人所未曾注意的地方. 本文正是顺着他的研究方向对劳伦斯的诗歌作品《灵船》中“死亡”意象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试图从诗歌的语言层面、意象层面和意蕴层面进行分析, 挖掘该诗与宗教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关系, 以便对劳伦斯诗歌创作主题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1 诗歌意象综述

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与抽象的心意, 象是外在的和具体的物象; 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 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1]. 中国传统诗歌重视诗歌的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技巧. 其实, 诗歌创作过程是一个观察、感受、酝酿、表达的过程, 是对

生活的再现过程. 诗人对外界的事物心有所感, 便将之寄托于一个所选定的具象, 使之融入诗人自己的某种感情色彩, 并创造出一定的艺术天地, 使读者在阅读诗歌时能根据这个艺术天地在内心深处进行二次创作, 在还原诗人所见所感的基础上渗透自己的感情色彩. 这一复杂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欣赏和解读诗歌的内涵.

其实诗歌主要靠意象来构成诗的意蕴, 而诗歌中意象的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并列式组合是将有关的几组具象罗列出来; 对比式组合是选取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物象, 互为对立, 互为映衬; 通感式意象则是把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几种知觉沟通起来, 互为转化; 而荒诞式组合是将不合事理逻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象组合, 也即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 但在心理感觉中却能够实现的东西. 总之, 不管是并列还是对比, 是通感还是荒诞, 诗歌的意蕴就蕴含在它们的不同组合中, 诗歌创作中这些手法的运用, 使诗歌呈现出无穷的魅力. 解读诗歌, 首先要搞清楚这些最基本的诗意组合, 否则欣赏和解读诗歌一事则无从谈起. 当然, 诗歌意象并非中国古代诗歌的专利, 西方的文学世界早在 20 世纪的英国伦敦 (1908 年) 也出现了以艾兹拉·庞德为代表的意象主义诗人. 当时, 美国诗人庞德 (1885~1972) 与英国评

收稿日期: 2008-01-16

基金项目: 2008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WX0803)

作者简介: 丁礼明 (1967-) 男, 安徽泗县人, 华东交通大学讲师, 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论家托马斯·休姆一起创立了意象派诗歌,摆脱传统的维多利亚时期英语诗歌的“清规戒律”对诗歌创作和发展的束缚,推动了英美两国诗歌向现代诗的转变。庞德在他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一文中,界定了“意象”是“一瞬间的理智与情绪的复合物”^[2]。劳伦斯与庞德有过接触,而且他的诗歌创作是深受当时意象主义思潮影响的。庞德就曾经称赞过劳伦斯的诗:“我认为他在我之前学会了对现代题材的恰当的处理方法。”^[3]另外,彼得·琼斯编的《意象主义诗歌》(哈蒙兹沃斯,1972)也入选了劳伦斯的部分优秀诗作。其实,劳伦斯本人是从来都没有加入到意象主义诗歌创作组织中的,他的诗歌创作手法是不自然的与意象主义诗歌的创作三原则交织在了一起:

- (1) 对于所写之“物”,用直接处理的方法,直接表现事物,使主客观统一起来,把表现和再现结合起来;
- (2) 以意象创新为目标,不使用任何对表达无用的语词;
- (3) 韵律上抛弃传统格律,但强调富有音乐性的词句的先后关联^[4]。甚至有评论家说劳伦斯的诗歌与美国的自由诗鼻祖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是如出一辙的,这也不无道理。

2 诗歌《灵船》中“死亡”意象的解读

一般来讲,解读诗歌作品的诗意内涵要从三个层面(语言层面、意象层面和意蕴层面)入手。解读劳伦斯诗歌《灵船》中死亡意象的内涵也不例外。正如研究者吴迪在他的《诗中的自我 心灵的轨迹》一文中综述的有关劳伦斯诗歌意象的评论那样:劳伦斯在心灵发展的第二个历程中,把注意力转向了自然。他在动植物界,发掘自然界各种意象、各种声音及各种斑斓的色彩。他对这些意象作了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也作了富有力度的深层次的挖掘,使得人们感到:植物有情,动物有智。他是通过意象表层的信息来反映深刻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含义^[5]。当然,本文所研究的是劳伦斯后期(第三个历程)诗歌创作的“死亡”主题,这是劳伦斯诗歌创作的最后阶段,他希望以超脱意识来获得自我的实现。

2.1 从诗歌语言层面解读“死亡”意象

在诗歌的语言层面上,毫无疑问该诗有很强的直觉性。而诗歌《灵船》中对死亡意象的语言内在主题的高度概括与凝练又使得该诗的意境十分深远。如他在诗歌的第二诗节写到:“现在正是黄昏时分,坐在朦胧和平静的海边,搭建你的小灵船,/它会载着你的心灵开始最后的旅程,行啊,行啊,/它是那样的美丽,直到消失在遥远的海边。”^[6]这里诗人没有直接提到死亡,但是他所营造的死亡气息和景象透

过诗歌的几组并列意象(黄昏、海边、小船)巧妙地显示出来,达到了只可意会而无需言传的效果。除上面所提到的并列意象外,引文的语言直观性特点非常突出:“黄昏”、“最后的旅程”和“遥远的海边”都是死亡意象的直接表露。而且由此所传达出的主题也体现该诗语言的高度概括与凝练的特点。可见,言语虽少但是它所传达出的意蕴和丰富内涵值得读者细细品赏和体会。另外,诗歌《灵船》中的语言还常常违背常规的语法规则,显示出比一般的文学语言有更强的陌生感,如诗歌里的“当那一天到来,就让它来吧”。语言表面上看似十分陌生,但细想起来其意境深远。实际上,诗人故意在诗行间留下许多思想的想象的空白让读者填充,从而能显示出诗歌很强的思维弹性。这里的“那一天”给读者留下的不是悬念而是无比宽广的想象的空间。而正是这种诗歌里思维的弹性特点,才使得诗歌《灵船》里有关“死亡”的更丰富的意象得以巧妙配置,从而在非常有限的诗歌话语里,构建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具特色的诗歌意蕴来。再者从诗歌创作理论上讲,这种语言艺术特点的形成多半是依靠诗歌里具象词与抽象词的巧妙融合,即有意将抽象词与具象词搭配,构成一种既具体又模糊的虚实相交的境界,从而给读者提供追寻诗人个体感受的内在信息。如该诗歌中有关死亡旅程的描述他提到“黄昏”、“大海”、“心灵”、“船”和“微风”等。这里具象词就是“船”、“大海”和“微风”,而“黄昏时分”和“心灵的旅程”都归属于抽象词了。再者,劳伦斯的诗一向以含蓄睿智为读者所喜爱,他常常以形象的语言描绘自然世界,以象征的形象暗喻人生哲理,既有丰富生动的艺术感,又蕴含对世界的生动体验。这首短小精悍的《灵船》正好体现他的这种诗歌创作理念。在诗歌语言问题上,我们有必要看看专家是如何评述的。庞德的观点是:“意象主义的关键在于它不把意象作为修饰物来使用,意象本身就是语言”。休姆则认为:“诗中的意象不是修饰成分,而是直觉语言的根本要旨”^[7]。劳伦斯的《灵船》恰恰就充分体现了诗歌语言的直觉性、弹性和凝练性特点。在该诗中他直接把死亡的抽象概念和灵船的具体和直觉联系起来:“那么为自己制造一只灵船吧,因为你必须走完最漫长的旅程,抵达湮灭。死亡吧,这漫长而又痛苦的死亡,摆脱旧的自我,创造新的自我”^[6]。除此之外,他还把死亡的过程具体化,而能体现这种具体的意象有很多。如诗歌中反复提到的“黄昏”、“大海的尽头”和“宇宙”。而“带上灵魂去进行最长的一次航行”;“在一片荒凉的黑色洪水上,在毁灭之海上,在死亡之洋上”;“没有港口,没地方可去,只有加深的黑暗在黑暗中继续加深”^[6]。这些

跳跃性的意象堆积,劳伦斯把颇为抽象意义的“死亡”,变成了一个个可以想见的具体而富于直观性的画面。其实,从抽象意义上看死亡是生命连续性的终止,它与生命构成二元对立的两极。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从肉体上看,我们有肉体的生命,不过是一再拖延的死亡而已”^[8]。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正是由于诗歌语言的凝练性和厚重感等独特特点,才使得“死亡”这样抽象的概念得以具体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2.2 从意象层面解读“死亡”意象

在诗歌的意象层面上,我们知道意象与美育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只有具有美的意象的诗,才能给读者以美感。能否创造出新颖独特的美的意象,是衡量诗歌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诗歌《灵船》所精心营造的美好和虚幻的死亡境界有点让人向往。因为宁静的海边、美丽的黄昏、遥远的旅途、安静与祥和的航行都是令人读后顿生美感的美妙诗句。同时,意象的形成主要是借助赋、比、兴这三种方法,但只有用那些表面极不相关而实际又有联系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准确、有效地表现出来。具体地看,在诗歌《灵船》中诗人在诗歌的开头就写道:“你建造属于自己的灵船了吗?那就建一个吧,因为你需要它。”这是开门见山之笔,直接赋予诗歌所表达的内容。而为了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诗歌死亡主题,诗人巧妙地设计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在其中他把令人恐惧的死亡比作美丽的黄昏、遥远的旅途和安静与祥和的航行。正因为如此,该诗歌里的死亡意象才给人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感。通过诗中:“那是最后一天,出发去最远的旅行,穿过暗海,去到无人知晓的陌生之境”。我们发现诗中的死亡不像是下地狱,倒如同到远方无人知晓的国度去乘船旅行。难道如此意象设计和诠释不令人称奇吗?

再者,意象与意义常常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意象本身强调的是意与象的和谐统一,作为意必须内容充实,作为象则应鲜明生动。这一点在劳伦斯的《灵船》中体现得更为充分。这首诗中意象的离奇是无庸置疑的:秋天的苹果,掉到地上,腐烂;匕首、长剑、子弹;海和大洋以及洪水的滔天;黑雨的降临;生命之树的最后枝桠;港口等等,无不映照出劳伦斯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的意象组合。这些意象,让我们在最初的震撼过后,又恍然于它们所代表的强烈思想感情的复杂意义之中,从而使我们从艺术的视角感悟到了这首诗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使我们感到诗人内在的精神与诗的意象的一致性。他是努力寻找一个世界,让自己能够彻底放松,让疲惫的身心能得到根本的解脱。因此,诗歌主题的解读离不开对意象

内涵本身的准确把握,而且诗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诗的一切生命力也都是在意象的独特和生动的形象塑造上。可见读诗必先读懂意象。格特鲁德·帕特森对此做过如下的评论:“意象是一种清晰、硬朗和准确的观察,把它表达出来便成为诗,成为一种诗人与读者间的直接交流,而无须任何逻辑上的连贯”^[7]。在该诗歌里意象的深远意义不仅是如此的。劳伦斯的《灵船》反映出他对“死亡”表面现象下的深度思考,反映出在他生活的现实世界与他的脑海中所构想的理想世界形成尖锐的冲突。他一生努力探寻的“拉娜尼姆”王国最终没能出现使他心理上非常痛苦。为了寻求解脱,他找到死亡。在他看来经过无比痛苦的死亡体验,便会出现再生后的快乐。也就是只有在死亡中人才才能重生。这种死亡意象生动的诗歌在他晚期的诗集《最后的诗》得以集中展现。这一点与在他的文学理论著作《论托马斯哈代研究》中提到的自行焚死,然后由灰烬中再生的凤凰意象是同出一辙的。

2.3 从意蕴层面解读“死亡”意象

在诗歌的意蕴层面上,伴随着意象在脑海的形成和语音节奏感的刺激,读者已经产生了初步的美感,但是如何突破意象表层去体悟诗的意象内蕴则是解读诗歌成败的关键。在《灵船》一诗中我们分明能读出劳伦斯的宗教情节。他在诗中所反复描述的洪水和小舟,仓惶出逃的无助的人们,带着干粮、食物和替换衣服的逃难之民,与《圣经》中所描述的诺亚方舟的故事是同出一辙的。当然,诗人对死亡也有着少有的客观与冷静。死亡即睡眠,在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里莎翁有脍炙人口的名言:To die, to sleep。告诫人们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就像睡觉一样,是那样安详、宁静与惬意。来自人世间的痛苦和折磨,委屈和无奈,酸甜与苦辣,成功与失败,快乐和幸福等,都会随着死亡的到来烟消云散。而在劳伦斯看来,“睡眠是死亡的阴影,也是可爱的遗忘磷火一闪。”^[6]可爱一词是劳伦斯的最爱。在诗人的眼里,一切自然万物都是可爱的。这充分地表现出诗人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不仅如此,他把他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并在诗歌中表达出自己一贯的仁爱思想。他希望仁爱应当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只有仁爱才能使人世间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劳伦斯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乐观的和平和的。

其实,在哲学家的眼里死亡从它本义上看是生命连续性的中止。它与生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如果说哲学家眼里的死亡更多的是理性的话,那么在诗人眼里的死亡多的则是诗性。而劳伦斯对死亡的态度不仅充满理性,也不失诗性。其实,在他

的诗集中他本人多次触及到死亡的主题,如:在《死亡的快乐》、《阴影》、《死亡之歌》和《睡眠》等诗歌里劳伦斯就对死亡提出了自己不同于常人的看法.首先,他不惧怕死亡,反而从死亡中读出了快乐.诗人认为没有死亡的陪衬,生命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和无聊.他甚至建议人们要歌唱死亡,因为死亡会带走一切,而后人类才能走向纯然安宁的黑暗之中去.其实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可以最恰如其分地概括出诗人直面死亡的积极精神之所在.其次,他从死亡中发现人生的价值所在,因为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懈地追求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

具体地看,劳伦斯在《生活与人类意识》一诗中有两句概括性的话:“我爱生活,爱得如此深沉,/几乎能因做人的烦恼了此一生”最能体现出他诗歌的深度内涵.乐生和向死看似矛盾,但我们正可以从诗人向死的悲剧精神中反观到诗人对生之热爱的深切.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死亡中读出具有辩证法的哲思:没有死亡之歌,生命之歌就会变得愚蠢,没有活力.这里诗人更多地表现的是对死亡冷酷的客观性存在的无奈与认同.乌有之乡不是诗人的终极归宿,而是通往新生,通往劳伦斯意念中的宁静之乡的路途,在那里生活的清风把我们亲吻成人性的花朵.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又反映出他对现实社会黑暗的一贯不满,尤其是对工业革命残酷压抑人的肉体欲望的极力痛斥.他在努力寻找心目中的“乌有之乡”和一方净土.在劳伦斯鄙视死亡的可怕与恐惧的同时,他从死亡的腐朽和糜烂中更多地读出了生命的复活与再生:玫瑰突然萌发,一切事物重新开始.总之,劳伦斯不畏死亡的黑暗,他是海德格尔哲学中

所标榜的“向生而死”的大英雄.

3 结语

古人云:诗无达诂.劳伦斯的多达1 000首诗歌也是一样.通过对《灵船》中“死亡”这一中心意象内涵的解读只是欣赏劳伦斯宏大意象诗歌意蕴的冰山一角而已.虽然透过解读诗歌意象就能基本上把握了整首诗的基调和脉络,但如果想彻底地分析和解剖诗歌的内涵,还要向诗歌的内部进行挖潜.正如劳伦斯在《灵船》中所暗示的那样:死亡表面上是生命的终结,其实本质上它是生命的延续.死亡固然是可悲的,但是,死亡却向人们揭示了生存的意义.这是我们后来人应该向劳伦斯要学习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2] 王丽亚.D·H·劳伦斯小说中的意象[J].外国文学评论,1996,(4):65—68.
- [3] 罗婷.劳伦斯研究[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 [4] 庞德.回顾[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5] 吴迪.诗中的自我——心灵的轨迹[J].外国文学评论,1990,(2):68—74.
- [6] Keith Sagar. D. H. Lawrence: poems [M]. London: Books Ltd, 1973.
- [7] 虞建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8] 叔本华.论自杀与死亡[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 “Death” in Lawrence’s the Ship of Death

DING Li-m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Lawrence wrote several collections of poems all his life. His special concern for image “death” in The Last Poems leaves us more impression. This paper aims at interpreting the inner relations between “death” and religion, between “death” and social reality from three aspects of Language, image and intention in order to master the thoughts and intentions of Lawrence’s creation of the poems.

Key words: Lawrence; image; death; inner relationship; intention

(责任编辑:刘棉玲)